



# 小城一角春渐浓

贾炳梅/文

家乡小城变化之快，让我这个常住人亦有些目不暇接。譬如这个位于附近十字路口西南角不足百平米的小广场，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所呈现出的与以往不一样的优雅闲适，让那些原本就喜欢到此闲坐消磨时间又怯于寒冬冷峭威胁的人们，很快又围聚到此，甚至连我这样总是匆匆路过的人，亦不由自主地驻足欣赏，感受着翻新后的小广场春天的温暖。

原来位于小广场最东边，整个冬天都绿叶婆娑，开满一串串黄褐色花儿的两棵茁壮葳蕤的枇杷树，早已踪影全无。曾经分隔成花瓣形状的三个砖砌的小花坛，及花坛中间那个小喷泉，亦被拆除殆尽。而紧靠原城建局栅栏围墙那排用水泥柱子固定的紫藤支架，以及每到盛夏花团锦簇缠满支架的藤蔓，还有紫藤廊架下那一排排座椅，更是杳无踪迹。

整个小广场最西边是个栅栏围墙，如今皆被借地势或蜿蜒曲折，或笔直的小土丘围拢，呈现出凸凹不平袖珍田园的模样。且这个小而漫长的土丘时窄时宽，一直延伸至最西段高楼边，将小广场西端尽头那个叫作“四季花开”的茶楼侧面楼根占满。

这个不规则的土丘最中心位置，就是原来紫藤廊架所在地，如今已然被伸出六个枝丫大树模样的建筑物占据。粗壮如同树干的绿色主体上，题有白色标语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，而伸展出去的枝丫上，是六个偌大的如

红色花朵，亦如铜钱般内套正方形且题有白字的圆圈，那些题字自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。

除了这个醒目的似大树又似伸开手臂人形般的铸铁建筑，土丘上亦栽植了草坪及树木。最东段是一棵已成形的枝叶繁茂四季常绿的桂花树，最西段拐角处那棵尚未生出叶子，枝条垂挂得如同倒柳一般的大树，让人猜测不出是何树种，亦有几棵稍微幼一些的树木参差着在小丘空处。这些树木与栅栏围墙内的几棵高大碧绿的松树错落有致地映衬着，倒也和谐。

而原来三个小花坛的位置上，亦变成了三个没有遮挡的似浓缩的盆景一般的小土丘。每个小土丘上分别栽植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景观树，一棵是枝干参差披拂富有造型的小叶冬青，一棵是低矮嶙峋遒劲的始终青绿的松树，还有一棵是枝条黑褐张牙舞爪的石榴树。它们分别被稍稍凸起的草坪小土丘簇拥着，亦有精致的小岩石陪衬左右，犹如无意间堆放在小广场上的盆景。

紧贴三个独立的不规则小土丘里端，有两条不足四十厘米高、约三米左右长的长条石凳，与对面足有十几米贴近最大最长土丘的石凳，将业已消失的小喷泉，如今依然是小广场中心的空旷地带围拢。被打磨得如同大理石台面一般干净光滑的石凳，既方便溜达累了的人们随时坐上去休憩，亦成了老年人的聚集地。

比起从前，这个小广场被打造得似乎有了一丝丝的诗情画意。即使人为修造的痕迹太过明显，但能明显感觉到翻修者在努力营造田园休闲风。因地制宜很不错，但终究有些施展不开手脚的感觉。即便如此，大约亦是让设计者颇费了一番心思，竭力想要达到美化人们居住环境的愿望吧。

想必树木花草移植时，是连同原生地的地皮一起挪窝搬迁至此，似乎从去年秋天街道修整完工后，小广场那些新栽植的绿植就葱茏婆娑，草坪亦是绿意盎然花红草绿的模样。此刻，经过寒冬冷峭洗礼，那些树木花草亦迅速地被春风唤醒，皆逐渐睁开蒙昧睡眼般欣欣然地透着清新。

那棵低矮却枝条茂密嶙峋的李子树，柔弱的褐黑枝条上，已然抽出了茸毛一样的绿芽及银白似针尖般的花苞。那些茸茸的绿，盈盈的白，仿佛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，初面人世，每一片绿都像透明的绿水晶，每一抹白都像白玉，颤抖地睁开了眼睛，好奇地打量着同样打量着它们的路人。

位于最偏僻西北角小土丘上的那棵一直被我当成冬青树的山茶花树，此刻用一朵朵红艳的花朵证实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。即使这棵山茶花树被前面的一大间便民驿站，即西侧的“花开四季”大楼遮挡得犹如身处幽闺，那绿意盎然中点缀的朵朵艳丽红花，也依然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和脚步。

谁都想要踏上还没有完全返青的草坪小丘，近前仔细欣赏这棵独居一隅的山茶花树吧。只见山茶花树犹如雨伞般的树冠，茂密得仿佛是一团绿色的云朵，那一朵朵红色的花，在绿叶的映衬下，显得尤为娇艳动人，仿佛是给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的春天的使者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它嗅闻春天的讯息，感受它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氛围。

小城一角春渐浓，万物复苏生机盎然。微风拂面，带来丝丝的暖意，仿佛是大自然温柔的抚摸，空气中亦弥漫着隐约的泥土的芬芳与花草的清香，这是让人心旷神怡的春天的味道啊。走进小城一角，走进这个小广场，亦是走进了春天。

## 时光深处的糖油粑粑

段小华/文

沿着熟悉的小路，我踏着斑驳交错的阳光，缓缓归家。路旁，一位面容沧桑的老人，正用她那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，在油锅中翻飞着金黄诱人的糖油粑粑。油香与甜蜜交织在空气中，仿佛轻轻推开了一扇通往童年的旧门。我不禁驻足，目光穿透时空之幕，看见了外婆那慈祥的背影。

记得那时，每到外婆做糖油粑粑的日子，家中便如同过节一般喜庆。我会紧挨在她的身边，看着她将糯米浸在清亮的水里，直至糯米饱满透亮。夜深人静，月色如洗，外婆便开始打浆。石磨转动的声音，随着外婆均匀的节奏，宛如乡间小曲，悠扬动听，编织成一曲美妙的旋律。

翌日清晨，露珠还未褪去，外婆已将打好的米浆挂在屋檐下，让清风带走多余的水分。我在院子里追逐鸡鸭，偶尔抬头，那晃荡的米袋，犹如时间的钟摆，滴答作响。午后阳光正好，外婆会将面团揉得柔软有劲，然后切成一个个小剂子，准备下锅油炸。

油锅沸腾，热气蒸腾。我站在灶台边，踮着脚尖，看着那一团团白色的糯米团跃入油锅，瞬间化作金黄。外婆的手从不停歇，她会轻轻地翻动它们，直到每一面都呈现出诱人的色泽。我被这奇妙的变化深深吸引，眼睛紧紧跟随着每一个动作，心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美味的憧憬。

炸好的粑粑捞出，沥干油脂，接着便是炒糖的环节。外婆会在锅中放入适量的白糖和水，小火慢熬。我依偎在她身旁，听着糖水在锅中咕噜作响，看着它慢慢变成琥珀色的液体。外婆总是那么耐心，等到糖色恰到好处时，才会将炸好的粑粑倒入锅中，让每一块都裹上甜蜜的外衣。

我也曾试图模仿，但总是手忙脚乱，不想成了一团糊。外婆却只是笑笑，从不责怪，而是耐心地教我一遍又一遍。

如今，我身在他乡，工作繁忙，回家的机会越发珍贵。每每电话里，外婆总不忘提醒：有空就回来吧，外婆给你做糖油粑粑。那份温暖，如同远方灯火通明的家，无论多远都能点亮我心中的方向。

外婆的糖油粑粑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。它承载着我儿时的欢笑，青春的梦想，以及成年后的思念。每当我品尝到那熟悉的味道，心中便会涌起对家的无限渴望。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漫长，那份味道，那份记忆，如同生命中华丽的诗篇，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间。

## 春耕时节

潘新日

麦苗返青时  
暖风用它的柔臂  
把田野上的野花  
一朵一朵地，丢在  
被露水养肥的鸟声里

野草青青，这些  
调皮地乱跳的音符  
举着绿茵茵的谱子  
甜甜的声音  
随着泉水一路向东

可爱的草尖  
刺破了乡下的宁静

稻草人  
赶着春风，用火把  
点亮满天的星星

村庄之外，乡下的  
阳光和雨水，都在归拢  
一头牛，一把木犁  
以最快的速度划开春天  
把一粒种子  
埋进渐淡的年味里

## 食笋方知春味浓

时鲜。

最早的春笋伴随着天地间第一声春雷而破土，故又名“雷笋”。阳春时节，细细咀嚼才上桌的雷笋，舌尖上荡漾着的是饱含竹叶清香的微风，是竹梢滴落的淅沥春雨，是雨后竹山的氤氲雾气，是远方传来的隐隐轻雷。雷笋的滋味里，浓缩着整个春天最鲜活的气息。

雷笋宜做成油焖笋。父亲将外壳犹沾着湿润春泥的雷笋刷洗干净，熟练地握着柴刀，顺着笋身一劈、一撬，两三下剥好一根笋。脱壳后的笋拥有象牙般光滑莹润的质地，从笋尖到笋根，色泽呈现出嫩黄玉白的渐变。父亲将它们切成一寸来长的条状，等锅中油烧得滚烫，刺啦一声倒入笋条煸炒。渐渐地，嫩笋半熟，汁水丰盈，清香四溢。父亲仅用酱油调味，下料后翻炒片刻，加盖稍作焖煮，等到咸香红亮的酱汁裹满每一条笋，香气愈加浓郁时，油焖笋即可出锅。热锅猛火，浓油赤酱，非但没有掩盖雷笋的清鲜本味，反而将新笋凛冽的草木气息炼化成了清润的鲜甜口感。嚼笋即是咬春，清、脆、甘、鲜，令人齿颊生香，念念不忘。

春阳渐暖，雨水渐丰，起初瘦削纤细的

笋，在这日甚一日的春光中，内里越发饱满起来。父亲告诉我们，有一种名为“黄泥拱”的毛笋，只在春末出现，是不可多得的佳品。黄泥拱生长时力量惊人，尚在地底深处，就能将厚重的山体拱出一道道裂缝。挖这种笋，是对挖笋人经验、耐心甚至运气的考验。当父亲的锄把上挂着几根沉甸甸的“黄泥拱”回家时，一路上遇到了无数道惊叹艳羡的目光。新鮮的“黄泥拱”，肉质细嫩、肥厚、松脆，做腌笃鲜，是春天味道里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笋块白净如玉，鲜肉柔软丰腴，自家腌的咸肉香醇紧致，三者一同接受水与火的洗礼，淬炼出最为质朴且不失灵动的春鲜滋味，令人食之忘俗。

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，亦有零星的小片竹子生长，南方谓之“火梢竹”。火梢竹长出的笋，细长挺拔，状如笔管，带着独特的清苦味道，但若加上肉丝和切碎的雪里蕻同炒，也不失为一道家常美味。

且食勿踟蹰，南风吹作竹。白居易吃笋的心得，贵在及时。这条美食定律，从古至今，皆为适用。食得新笋，方知春味清馥绵长。且趁春光未逝，多多采撷这舌尖绽放的芳华吧。

## 寻春

金华君

在弯曲的龙径上  
分开青草拨开迷雾  
下有潺潺流韵太隐蔽  
小鱼乱蹦  
吸住春风踪迹  
岸上红花高兴起来了  
跳进水底  
行人好奇俯瞰  
驱了万里路去看风景  
回家有无带来  
欣慰的是半点佳梦夤夜相逢

徐升/文

古人语“春笋肥堪菜”，若要从诸多菜蔬中选出最能代表春天的一种，那必然是笋。春天是吃笋的季节。或凉拌，或油焖，或清炒，或慢炖，当那一种鲜嫩爽脆的触感于唇齿间迸发，人们便深深陶醉在这春日的清甜滋味之中了。

我的老家在江南山中，村庄四周是连绵不断的竹山。早春，雨水甫一落下，竹海立时添了几分新绿。当年新生的青竹未经风霜，表皮娇嫩光洁，泛着纯净匀称的深碧色，宛如翠玉雕成；竹节处凝着一圈茸茸的竹粉，皎洁胜霜雪。竹林森森，枝叶潇潇，此时的春山容光焕发，慷慨地呼唤着人们前去寻觅自然的馈赠。

父亲尤擅挖笋、烹笋。闲暇时分，父亲会背着锄头到山上转转，他熟悉附近的每一座山头，每一片竹林，每一条蜿蜒小径。春笋在覆盖黄竹叶的土壤中暗自生长，仿佛春山隐秘而充满活力的脉搏，而父亲总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些跃动。每当父亲迈着轻快的脚步从山中归来，我们就知道，今日餐桌上必定又能添一味